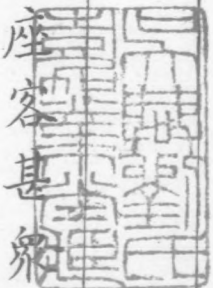




二知軒文鈔卷二十二

書陳提督克保正事

陳某合肥人逸其名芷春三弟告予曰曩在友人處座客甚衆



有一客繼至衣便服兒修偉入則昂然上坐談往日在楊宮保

岳斌營中軍事甚悉顧盼自豪睥睨一切座客但唯々而已言

已徑去予心訝之有客笑而言曰君不識其人乎此即所謂保

正提督也予異其稱謂何不類若是客曰提督為陳氏子入賊

中以戰功封至偽王與官軍戰敗績則幡然投誠反正乞免死

大帥憐之命充步卒又以戰功得把總職提督遂奮勉行間衝

鋒陷銳大帥嘉之每戰必以上聞遷擢不次固儼然為提督矣

會寇平撤師提督歸無所事、鄰人不以為提督也咸輕之提

督奮然思有以持門戶嚇鄉里也因易名投充合肥西鄉三十里外某村之保正舊保正某力弱弗敢與提督爭此固同治六七年間事也提督充保正兩年餘強梁武斷自以為提督若忘其為保正也者令君惡之適有不法事亟除其名提督於是不為保正而仍為提督矣予聞之曰若提督者能曲能伸變化莫測亦異人也惜吾不得見之

書麻城彭氏六世同居事

予曩聞涇陽張氏十三世同居今又逾三十年不知尚能同居否張氏之官於外者不得有私財歸家必罄其囊橐以入諸公法至嚴也以故久仕不歸者在、有之其畏歸也其必不能同居也芷春告予曰同治間在光州遇市穀者彭氏子年四十餘絕謹愿因與之交詢其籍為麻城詢其家則已六世同居已心頗異之迨七年以事過麻城偶憶彭氏子問諸居停主人主人曰彭氏居於鄉乃祖年近百齡尚強健一家男婦老稚凡三百餘人日兩餐男與男同食女與女同食子若而人孫若而人曾孫若而人元孫雲孫又若而人有列膠庠為士者有耕畝畝為

農者有習一技執一業為工與商者四民皆備而獨無官渾爾
爾靈、爾一門之內和氣盎然其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歲有
所入獻於乃祖擇其子若孫之賢者兩人司會計焉有公財無
私蓄數十年來彭氏之鄰不聞其家弟兄詬誶不見其室姑婦
勃谿也吾麻城人皆知之問其旌於朝否主人曰未也予曰如
子之說彭氏為士為農為工商而獨不為官宜乎其能六世同
居也以予卜之將不止於六世或幾、乎與張氏媲美也耶吳
禮園曰江右范氏十一世同居蓋亦無為官者

書甘泉獄

甘泉方遠猷捐從九品職兄遠謨姊二適周適焦皆廢也與遠
謨遠猷同居遠猷娶妻左氏父厚成早卒母李氏弟榮海為父
妾莊氏所出遠猷與左氏母家對河而居遠猷初娶左氏生一
女名三福伉儷故甚篤嗣以無子復納妾王氏夫妻因而反目
時有詬誶之聲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向夕三福呼母不見
而啼家人爭覓左氏適遠猷自外至聞之大驚率其僕詣左氏
母家則云未歸索諸河干蹤跡杳然李氏遂以其女生死不明
訟於官遠猷則訴妻弟榮海之戚誘逃於是道路洶、謂妾毆
妻致死支解其尸納諸箱中昇而瘞諸野李氏又控遠猷匿諸

後院邑令李某按治之皆不得李王氏者傭於遠猷之家告令
曰六月朔左以細故責女遠猷庇女掌其妻者再左恚而日泣
於室至二十三日向夕夫妻復口角女哭於旁氏聞聲往視則
見遠猷偕王氏摔左踣於地周嫠婦命氏取繩索旋命氏入市
市燭及歸而失左氏是夕佃者管某舁箱出門令以其言與道
路傳聞之詞相合也拘周嫠與管佃訊之堅不承詰遠猷泉王
氏則以畏左母來攫取故寄箱於外責其何以殺左氏皆曰冤
哉左氏實逃也李氏復控於府太守孫某親鞠之李王氏遽翻
供越兩月殞於羈所太守不得已限遠猷尋訪左氏錄兩造供
詞先報於上官巡撫郭公以疑竇多端舉袁簡齋書麻城獄為

戒而兩造控遂不已禡遠猷職案懸莫結者數載十一年冬遠
猷復上控於巡撫張公檄按察使委劉令某往治其獄劉令抵
揚州訪於街衢僉云遠猷曩為董事不滿於人口其妻實已死
矣至其室則兄遠謨暨適焦之姊均死嫂唐氏姪先斗仍與遠
猷同居劉令訊先斗曰曩聞人言孀死於叔之手詢其繼母唐
氏則曰天乎兒彼時甫九齡童憨罔知識烏得憑人言以誣叔
乎因窮詰遠猷榜掠備至歷數晝夜不得供乃仿康熙時邑令
王植治粵東新會六歲兒被殺獄禱於城隍廟商之太守英君
式梁太守曰可遂於神堂之後書左氏生年月日置於案上命
遠猷跽其下二役守之禁不得眠如是者三夜遠猷困不能支

使役衣女衣偽為左氏披髮矐目來撲遠猷遠猷驟覩之駭甚
既而曰我心無虧何畏鬼物且微哂曰官長用心良苦矣先是
禱神之夕官命左母挈子榮海伺於西廂目擊情狀始有悔心
乞罷訟覓女太守率劉令白諸巡撫公如所請銷案而人言猶
未息也遠猷得釋歸家倩人徧訪左氏迄無蹤跡如是者復二
年光緒初元二月中旬自訪者於丁家灣偵得左氏潛告遠猷聞
然入室見其妻鳴諸官英太守檄甘泉馮令拘之嚴訊左氏詭
稱十年前為夫毆甚苦逃往郭外投河幾死遇船戶救之得生
往下河一帶傭工覓食有張洪者亦為人僕遂嫁之生一子一
女當左被獲之時洪即遁去遠猷曰是曾為伊兄之僕云再訊
左氏始云與洪私而有妊故不得不潛遁也予聞其事語太守
曰此獄遷延十年之久幸不惑於人言朦朧定讞然而亦危甚
矣脫非有禱神之舉遠猷能不斃於杖下哉慎之又慎事乃得
白不至枉刑宜先科左氏以背夫改嫁之辜毋再拘繫囹圄其
奸夫張洪則俟緝獲另結庶乎案無留牘而懲創有資也爰書
之以告天下折獄者

書李綿笏

盜蹠為柳下惠兄蹠之盜無損於惠也兄盜而弟乃聖亦有弟盜而兄則儒不惟儒也且惡弟與弟之子為盜而夫婦閉門絕粒以死若今海州之李綿笏者異哉其為獨行君子乎張岷堂觀察以書告予曰綿笏居海州之港河鎮西圩莊兄弟三人仲綿璧叔綿墀而綿笏則伯也璧與墀為農夫獨綿笏業儒研究程朱之學性狷介硜々自守不妄取人一錢娶張氏士人女相夫能嫻禮教生子大鐵綿笏自課之魯鈍不肖其父家無恒產恃筆耕以餬其口張氏則藉鍼絰佐食蕭然環堵殊自得也咸豐初海州疊遭水患至三年歲復饑饉盜賊蠭起厥弟綿璧與弟

之子朝國皆從村民以劫掠為事其兄非之力阻勿聽乃歎曰
弟與弟之子為盜而吾不能禁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哉遂率
妻若子鍵戶不出終日不食壁與朝國遺以粟怫然曰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若等粟從何來乃陷吾於不義耶揮諸門外恐其
再相擾也瑾戶塞竇以絕之閱四五日鄰人聞其餓也啟門而
饋以食拒弗納蓋以其亦盜糧也或勸之曰子夫婦既若此盍
令子出丐以全宗祧乎綿笏泣曰大鐵年已二十有四若令出
能必其安於丐乎蹠而生不如夷而死也鄰知說之不可奪其
門委粟於室劫子以出夫婦已餓不能興姑聽之無何綿墀歸
視則兄與嫂皆死矣粟猶在室遂藁葬之綿笏年五十八張年

六十二大鐵今尚在年四十餘寄養於汴陽張氏姊夫之家此
堂曰若綿笏者其行誼高出於陵仲子之上將表其閭卹其子
以為天下風願吾子傳之子嘉盜兄之為儒者夫婦死得其正
而吾此堂發潛闡幽殷然以扶持世教為念夫亦何可多得也
耶

書丐

人至於丐為四民所不齒曷異乎異乎其可以無丐而丐也異乎其可以無丐而丐而棄親弗養拋室家弗顧也天下有此丐乎曰揚州有之丐木氏家頗裕父母在堂為娶妻兒甚美生一女丐少不治生但喜與乞兒為伍一旦亡去莫知所之數日後其鄰聞塗人言木家兒行乞於市矣乃告其父母招之歸則蓬首垢面衣草衣赤雙足儼然丐也父怒而訶母撫而憐妻則為具盥沐著衣襦冠之履之飲之食之禁使勿出丐夜寢於床若芒刺在背輾轉難安目甫交睫輒聞耳畔人言曰為丐最樂如是者再三竟夕不能成寐天甫有暎先妻尚鼾齶潛窺父母亦

未起乃裸體仍覓草衣著之啟戶而出鄰人復見其行乞於市
訝而詢之丐自言若此歸語其父母捉之還家旋復遁去父母
亦無如之何聽之而已丐於是不知有父有母有妻與女而遂
恒為丐偶遇妻女外出亦向之乞食且叱女曰我汝耶也兒胡
弗呼耶妻若女皆掉頭弗顧許叔平為夢園言夢園初不之信
繼而問諸佗人僉曰如叔平言噫異哉管才叔曰是必有因果
焉木家兒非癡騃也夢園曰然乎否乎天下之丐於人以奉其
親贍其室家者非丐之徒而有丐之行固不自以為丐也人亦
不敢目之為丐也而茲之棄親弗養拋室家弗顧可以無丐而
丐者烏得不謂之奇男子哉

書孝子

庸人而有奇節至行者鄉里間以為美談萬口同聲嘖嘖稱道
之然非筆之於書必且久而湮沒不彰已是采風者之責也以
予所聞寶應朱孝子不讀書未嘗學問操賤業以奉其親既
歿終身孺慕不衰有為士大夫所弗能及者是安可以不記耶
孝子何業、雍髮竭力以事父母父母先後卒盡哀盡禮以營
寔窆廬墓三年墓距所居三里許晡往晨歸三年如一日人見
其衣不為雨雪所濡咸異之性尤好善遇窮乏者必有所飲助
孝子既老足以自給或勸其改業則愀然曰吾父母當日令吾
業此吾不敢忘親而背之也湘鄉曾文正公合肥李相國過寶

應聞其孝皆呼而見之慰勞備至語孝子曰為汝請 旌於
朝廷孝子則伏地稽首固辭者再人又高之許叔平曰孝子居
界首驛予舟至其地親見之計其年今已七十有五云

書吳定州鮑宗軾

粵匪煽亂忠義豪傑之士起於田間者不可勝數而歛人則有
二焉一為吳定州業梓匠身長八尺有丈夫風好吸淡巴菘手
持三尺管鐵也怒則揮之人不敢逼視歛故有攤錢會輸一錢
中者得三十五錢摘詩句為注厥衆若蟻之聚令君慮召變捕
之定州嗾其衆為難會糧盡則幡然曰吾誤矣請率二千人投
効為朝廷殺賊可乎遂以義練白太守太守納之同治甲 正
月寇陷祁門定州以五百人往時定州之友鮑宗軾已先入城
禽賊遂復祁門太守歸功定州賞不及宗軾然而定州亦弗受
也先是祁門令唐治罵賊死甚慘烈城復獲其元橋下太守命

函首來驗定州憤而呼曰唐使君豈能戴頭來耶平時非行屍走肉者此日猶能腳鞢手版見上司耶太守不祭吾曹自祭耳太守不得已強為一行後獲賊首秦自云頂天侯乃剖其心祭焉宗軾亦歛人少入貲為知府既而厭之白銓部除名散黃金結客下逮馭僮以任俠名復慨然曰讀書擊劍兩不可廢予當為膠庠中人試童子軍冠其曹再試食餼聞定州悔過赴義乃號召二百人往攻祁門以為之助時賊酋所謂頂天侯者雖踞城軍無紀律脅從者潛散去宗軾分其人作數隊偽為負販者丐者筮者鄉民歸降者賊啟闕聽其入不之疑俄而鉦聲暴作伏者四起拔幟一麾頂天侯已就縛矣事平散其人於鄉里無一餼於官者董策三為予言許叔平曰予曩在歙所聞相仿絕尋死吳亦未竟其用舊史氏曰若兩人者厥功甚偉而不聞於朝是誰之咎歟予故連類書之以告天下後世以待修史者之采擇焉

書大力僧

僧非僧頭童似僧人遂僧之而實非僧、甘泉人以罪繫獄論
徒三年期滿自髡其髮傭於泰興朱先生家先生為銘盤之大
父行銘盤告予先生家巨萬畜牛馬數十頭僕從以百計而僧
廁其間貌不逾中人眇一目然絕有力操作倍諸傭終日不言
不笑人目為癡一日偕諸傭牽車渡河車載甚重橋小慮不勝
將趨他徑僧顧而嘻曰若輩今日方識乃公耶以兩手捉兩車
背徐行而過橋木不少動搖衆以是奇之又嘗戲以碌礪架於
樹顛次日築場者索之不得方欲告主人嗣知僧之所為也羣
齷僧乃蟻以登手持兩碌礪飛舞而下植於地神色不變其他

類此者不可勝紀聞先大父言方子曰僧之獲罪也其殆以大
力歟不然奚為而髡奚為而傭奚為而不言不笑人癡之人旋
奇之脫非賈勇示人誰則知其大力者大力而不僧也大力斷
弗安於傭也大力而不傭也大力斷弗樂為僧也吾惜其僧吾
猶幸其傭

書高先生

朱生曰高先生湖北人忘其名善技勇教授子弟故咸稱高先
生云先生軀幹短小偃僂若不勝衣又有疫症竟日咯々作歎
聲初不知其技也一日坐古墻下紉衣墻忽仆輒集於背則徐
起以兩手分格之輒皆墮而手與背不少傷又嘗觀武弁較射
高故立馬道中馬突至亟以左手扼馬首馬僵不行圍人趨視
之馬血被面鼻骨且斷矣衆卒怒而禽之高在前緩步衆卒在
後急追之十餘里終弗能及高自言少時受師術自謂無敵矣
一日過吳門見一售技者乃弱女子心輕之輒前搏之女子從
容以右手削高臂痛不可忍歸而臂腫如瓠多方醫治乃瘥由

二矢車草
是不敢自術其勇垂老為衣食計不得不教授子弟也方子曰
高先生自謂無敵曾不能敵一弱女子天下安有無敵者哉恃
其無敵鮮不敗者於此可以悟自強之道

書丐翁

翁不知何許人以軍功仕至游擊一旦忽棄官而丐於泰興性
嗜酒終日沉湎乞得錢輒向酒家沽手一盃且行且飲盡則復
實之有時向人說從軍時事以故知其為游擊也數從羣兒戲
舞竹竿作戰鬥狀以為娛樂然絕不肖道姓名醉則拉衆丐躋
城南之樓歌呼烏呼聲震屋瓦夜則卧延祐觀廡下竟夕長嘯
識者異之以為烈士莫年之所為也又嘗冬日獨行於野得遺
金甚巨封識宛然似市中掌會計者所為翁嗟咤曰是區區者
不足以生我而足以死人也遂俟覓金者至返之訓以金不受
聞者異之朱生言舊史氏曰武弁作丐豈以酗酒無德見擯於

戎幕耶不可得而知也人謂翁入於丐翁方自謂吾隱於酒雖
丐庸何傷丐亦人也丐而有道足媿夫不丐而有丐之行者丐
而無丐之行烏得目為丐哉還金一事不丐者往、難之而乃
出於丐也而乃出於耆酒終日沉湎之丐也丐非丐已吾故翁
之

書陳令君

陳均遠字竹籜四川某縣人官湖北監利縣有折獄才民被盜
來訴問盜何人曰某信局之走卒也信局者賈人挾重貲至通
都大邑賃一廛以居為人郵書並致朱提憑片紙為券俗以是
稱之令君拘走卒來一訊即縱之去民不服曰民親見其踰墻
而入室而劫財物去而令君縱之耶民賊不復得矣令君笑曰
汝無然會須還汝賊越數日果得真盜其兒則亦一走卒也民
大駭令君曰無異也某信局為四方商旅轉運之所而所傭走
卒則往來持質劑關會跋涉數千里外終歲出入無慮數十百
萬其事至重烏有不擇人以充役者汝昏夜倉卒誤認耳然吾

即因是以識真盜民乃感服粵匪由粵西犯湖北所在戒嚴有
投匿民帖於監利者曰某、於某日時同舉事撲荊州又有揭
於荆州市上者曰監利某、同於某日時舉事人情洵、將軍
急檄令君星夜掩襲盡殺之令君察帖中人皆富賈也徼服往
啟其門相見輒出檄眎之咸號呼稱冤求援掾令君曰予果欲
邀功爾輩家屬數百人皆不得生矣然茲事大不可以空言解
釋必得左證乃已因盡携歸署中閉門細鞠之曰平日得毋有
怨乎衆曰某等皆良民未嘗敢毒於人曰果爾則斯言胡為乎
來哉一老者忽曰有之數歲以前寺僧某不法群牒於官斥出
之得毋是乎令君檢故牘則帖中人某、名具在急拘僧來一

訊而白遂告將軍杖殺之而盡釋被誣者後調江陵以軍功擢
司馬秀水楊象濟曾記其事舊史氏曰二獄使佗人斷之度一
走卒與衆富賈無不死者即死而其冤終不得雪也甚哉陳令
君之明也準乎情酌乎理斯有以正其誤而破其奸惟能虛心
故不枉法今天下為民父母如今君者有幾人哉

書李姬

李姬字小玉揚州人郡陷居棠湖年九歲隣有吳媪者誘其母
墮平康中以姬為奇貨命之曰真珠滿洲某將軍來督師欲以
千金致之姬時年十三語人曰妾以養母故鬱居此有能養
吾母者吾事之不然則彼魏者豈能奪吾志哉且某將軍必
敗不數月而某將軍果敗選人胡生聞之傾橐為養其母且將
以五百金脫其籍顧無所得金挈姬之高郵將謀之同事者而
吳媪復誘其母逼姬南去姬度事且中變謂生曰妾君身也今
不難以尺帛繫君前恐更累君請為君鼓琵琶一曲君毋念妾
矣倘念妾猶有母在遂去三日即以鴆死生聞大痛為立位

於室朝夕酌祭之且卹其母如生時舊史氏曰予聞某將軍蓋負腹而尸居者督師之日矣、隆、羣趨若蟻令出莫可誰何乃小女子能卻千金之聘且逆料其必敗吁洵有識已顧明於此而昧於彼失身養母抑何愚耶然而身既死矣猶以母屬胡生不得謂非孝也若胡生者弗以女死棄其母則尤出乎常情之外是某將軍所斷不為者董策三義之屬為之記

書梁生

泰興陳公啟文字虹江官開歸陳許道性廉介不可干以私然見沉抑者必起之一日閱文書見字畫甚端整心竒之詢僕人曰傭書者梁某所寫也則亟召梁生至詰以曷為傭書曰母老家貧藉供菽水耳公即留生署中讀書遺金養其母教以文字數年之間斐然可觀公尋獲罪謫戍烏魯木齊一時賓客無願從者梁生曰嗟乎天下焉有受人深恩而不思圖報者乎毅然請與公偕在戍六稔公賜環甫得歸梁後登賢書成進士佚其名河南祥符人舊史氏曰朱生與陳公同里知其事為予言之非陳公不能知梁生非梁生不能報陳公天下多陳公顧少梁

生其人者為可歎也。在陳公當日初無望報之心而好士憐才出於天性。梁生固矯，不凡平日不甘與賓客為伍，泊乎患難相從久而弗懈。天若特令陳公遠戍，俾得以教梁生讀書成名。識者兩賢之，予尤賢梁生，以為天下風。

十月初十日夜書事

蚤作夜眠人事之常，夜而不眠僕，道途奔走數十里，所欲到之處不能到，所願見之人不得見，所當休息之時不獲休息，身為官縛，聊記之以自嘲焉。是夕也，夢園方子招友人持螯賞菊，酒興正酣而滬上書至，瓜洲書至，佛感洲書又至，皆言制府沈公自閩中抵上海，即啓節赴金陵，同人約予往，迂於焦山，不覺敗興。有負含黃伯，呼飯登輿出郭，行時則碧空如洗，皎月半輪，挂於中天，微風不寒，林木未脫，予坐輿中，私計送迎乃俗事而遊山則為韻事。今夕兼之，沈公自山左道上一別，十數稔來為長官，度可以直抒胸臆，指陳利弊，退而過三詔坊，訪芥公。

二知車真
話退院之樂襍被就松寥閣宿山中故有菊明日賞之終勝於
寶米齋也既踰施家橋輿夫輒迷路不知所嚮倩農家子導以
徑迂迴迤邐竹樹蒼鬱村犬亂吠殘月西墮始達都天廟打門
子渡江覓紅船予秉燭以待寺僅三楹荒陋湫隘殿東西卧客
滿軒牖盈耳自丑刻入寺危坐幾兩時許奴子甫歸則云制府
未登山舟泊於佛感洲畔恐明晨即東下因復登輿折而之西
天色將曙聞鳴、之聲不絕抵義渡口登紅船而竹庵觀察之
舟適至相見訝其不眠曰昨與彥徵追制府舟不及到此夜深
未得見制府制府之舟啓碇矣頃所聞鳴、者是也無何而朝

傑軍門船亦來朝傑舟速得見制府早入睡鄉拉之起朝傑仍
招予遊焦山予以竹庵將往白門且竟夕不寐罷於登頓固卻
之捨舟而陸勝隴間越紅橋而北抵鈔關門天未午旬當公事
畢偕小松福山手談告叔平才叔以夜來事叔平曰是不可以
不記也侵尋天暝問庖丁八跪尚多烹而啖之佐以粵友所餉
荔枝酒陶然就枕領畧黑甜真味膏騰竟夜向曉披衣兀坐迴
念昨勞今逸未逸黃花笑我也書牒許管兩君以見老作朱餘
者之困於冠蓋弗能解脫逍遙詎若山中芥公蒲團入定閉門
謝客也耶

書李東來夏老鼠

東來字東萊泰興人兒甚寢凹面頭禿髯磔、若鼠然善擊刺。與武人角罕出其右人咸憚之會土匪竊發將犯泰興有司募人運百礮城上為防禦計礮陷土中十餘人不能出或薦大力者曰王某、至則兩手提礮再上之挾以登及半李旁觀咤曰是賁育耶眾遂懲李、乃取王所挾礮投城下徐、挾礮以躍輕於飛隼顏色不少變眾愈奇之而倡亂者稍、聞之大驚皆散去事遂解李嘗為富商大賈衛舟車輜重綠林豪客遇李至輒引避一日駕百艦行大江中時日已暮忽有數人自水底躍登舟體無寸縷拗足半拇立船側呼李出曰與若約若能推我

下船我亟去不者舟中皆我物也李大怒奮足蹴之兀然不少
動李大懼方皇々間歛有自後舟躍入李舟者兒如童子軀幹
短小而神色精悍李益懼其人則於船頭跳躍作旋風舞粹以
兩足倒踏豪客項一客墮衆客皆墮遂以免李謝而詢姓名曰
我夏老鼠也與君同里君不我知耶李詰其術曰彼拗足者皆
力千觔公足力半之奚以敵我翔躍以炫其目然後出不意踏
其項故能勝也李善歌詩與鄭進士克柔相交由是知名朱生
為予言予重惜二子之神勇若此而湮沒於一鄉一邑之間不
為國家用也

書無名氏婦及邢氏妻

于漢卿言咸豐庚申四月賊陷姑蘇郡人張侃如將逃之崑山
中途遇羣賊入村懼為所覘顧村後林莽間有孤廟潛往避入
登神龕蹉跎神象之側藉幃幌自蔽倉卒忘鍵門方欲出龕聞
門外有人聲不敢動自隙窺之見一中年婦携一女子踉蹌奔
入張皇四顧忽一賊被髮握刀闖然至見婦返身闔戶復入插
刀於柱遽前擁婦女子已戰栗仆於旁婦嘻謂賊曰儂已無所
歸幸遇將軍愛儂當盡將軍歡賊喜而撒手婦作解帶狀目眦
地曰此儂小姑猶處子將軍乃忍棄之踞而揚其面賊踊而近
婦一手繞女子衣一手曳賊蹲賊持女子足方踞而伏婦返身

蹲其後力擁之曰儂為將軍盡歡賊忽狂吼躍而起婦仆賊亦仆侃如震悚自龕中顛於地暈絕而蘇張目睨之賊僵卧血泊中刀自少腹貫入僅露柄女子狀若死婦坐於地瞪目喘息蓋婦給賊御女子已故從史之進及之時即擁背之頃也侃如恐有賊踵至見前賊死必不免遂不顧而奔侃如後以告予予笑曰子忍且愚矣婦有膽有識詎不能脫子於難願棄之適使其姓氏湮沒不彰惜哉又言從弟昌逢之妻兄海陽騎射生邢某世居桑行埤咸豐九年捻匪犯登州邊入海陽境居民狂竄邢負母握刀妻趙牽牛隨行出村數里遇黑旂隊一賊牽馬而前遽持趙邢怒舉刀將斫賊趙呼曰斫賊不如斫我反及斫之殊

賊駭騎而奔羣賊競奔邢復負母反將往昇妻尸母驚定哀號遽仆而僵邢痛母念妻亦自到時從弟婦在母家隨眾避難墮山溝豐草中賊過以矛探之及不及身者咫尺數賊皆然冥若無覩從弟已下世弟婦矢死守節故宜獲此報獨怪趙氏不惜一死以全其姑與夫願乃一門慘禍天道何夢耶方濬頤曰二婦之奇烈洵乎其不可及然非有智烏足以成之耶趙氏尚已侃如不顧而奔婦之脫難與否尚不可知意者其終以智得出虎穴歟即不幸死之婦則雖死猶生也予故連類記之以媿夫士大夫之貪生畏死覩顏從賊者

閏五月十三十四兩日書事

十三日予校試屬寮畢天甫過午坐待月謬將奕忽聞門外有狂呼而至者亟起視之則年丈吳子敬先生渡江訪予。曰玉谿前自潤州歸云年丈期於端陽後來此久之寂然予心訝之屢詢玉谿前數日玉谿忽云得丈書抱病不果來予又心憂之今見丈固無恙也丈曰吾病熱祕下幾與子不能相見幸服竹瀝而瘥吾自知不久將西歸來與子話別謀身後之需且索子作生挽聯句使吾親見之以為快子其速招玉谿來同作半日談可乎語甫畢命奴子呈所携祝芝山草書冊徐青藤畫蘭小幅高且園山水巨幀改七薌山水直幅曰此皆吾平日心賞者

舉以相贈予弗敢卻也曰年丈所需濬頤必如數以報命年丈
春秋七十有八耳聰目明健步如飛居鐵甕城中課孫讀書之
暇日必至茶肆品茶不扶杖不乘輿蓋得天獨厚而又性情曠
達遇拂逆事他人所萬不能堪者丈則處之夷然視之漠然以
故二老齊眉康強純固方將作文為丈壽奚敢云挽丈曰否
壽之弗如挽之也日將夕玉谿始來相與抵掌雄談飯於儀董
軒予因約明日再飲月甫上二老即歸吳丈曰吾惟晚間欲早
眠不耐久坐也十四日予午飯甫畢吳丈已至齊寔亦來觀予
與小松奕予四勝之再求與吳丈奕丈不許曰吾怯與子戰昨
者一局未終丈即以手亂之曰吾負矣又索挽句予漫應之曰
即今已是地行仙到此休論身後事曰二語便佳盍不足成之
予亂以佗語二老穿梅林而南行柳陰下嬉笑談諧了無倦意
亡何龍溪至而吳丈不知何往龍溪曰頃於肆中見之云少間
即歸飲夫聖人以動靜樂壽分屬知仁丈則兼之可知靜者固
樂動者亦壽即齊寔今年七十有四其終日哦詩讀畫豪邁過
於少年亦非專主乎靜者予於二老益悟言理學之弊云此兩
日中予獲與二老周旋觀其行止翛然自得曾次浩蕩海濶天
空予雖不敏竊自以為稍近之二老皆樂與予遊而予得以
常親二老實為幸事彼僇夫俗子烏足以知之

書馬氏婦

氏姓周東臺人歸馬氏夫蚤卒婦青年矢志事舅姑以孝聞舅雖田家知禮法閔婦苦節獨愛憐之羣娣如嫉之遂造為蜚語以謗婦久之入於婦耳婦憤無以自明乃請於舅姑廣召族鄰焚香籲天舉刀而誓曰婦事舅姑分也不圖人言如是今斷吾指若人言果信當血出不止人言誣當無血衆駭然變色徐勸婦曰子之清白衆所共知何爾且世焉有及而無血者雖欲自明奚可以此為誓脫言不驗不愈啟人之疑乎婦曰吾已誓於天矣不可改言已寔然斷二指竟無血衆目共覩咸喟曰奇烈哉自是羣議頓息而婦則終不願居於家拜夫之主涕

泣辭舅姑入葛家庵為尼庵素貧眾以婦故爭醵金修葺之婦年七十餘卒丹徒陳孝廉克劬居東臺久知其事為予言之予肅然曰世風日下寡廉鮮恥悖理害義者實繁有徒曾不小女子若也夫婦既斷指以白於眾即令終事舅姑誰復敢詆媿之者而婦心則曰若之毀吾者固不願吾居此吾與之較不可吾弗與之較亦不可舅姑重吾而鄙若、必不甘留吾使羣娣如失舅姑歡不如去吾使羣娣如尚可博舅姑歡也婦之為尼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書蔣心餘先生軼事

朱生曼君言署銅山令蔣君志拔心餘先生之曾孫自言先生八歲時其族叔某公攜往某寺觀僧設醮禮佛時邑中有盜劫巨室且殺人鉛山令責役捕盜限將滿猶未獲有新充役亦被官牒皇遽不知所為行于廊廡與一役語狀甚感先生見之呼而問曰若輩不觀禮佛乃戚、耶曰公子幼何能為即告公子奈何先生因詰以實告曰是不難近在目前耳兩役駭而問之曰彼新衣而敝屣之僧也曰何以知之曰若輩言盜事彼輒注目色變口雖誦經而意別有在且吾覩其鞵底尚有血迹是新以水滌者於此知之眾役立縛僧鞠之盡吐實白官寘之法先

生非常人故少而敏慧機警若此記之以為捕盜者法

書某縣丞

將軍德興阿公之駐師江北也縣丞張某賫軍餉數至巨中途挾之而遁將軍怒檄諸軍大索得之將棄市時文登于君昌遂在軍中為將軍所倚重天甫明于君起盥面僕人以告君擲巾而奔僕人持冠追及之至營門則見袒而面縛者張也行刑者持刀握髮以待君搖手大呼曰少緩少緩則急趨而入見將軍為張緩頰將軍盛怒不許再四言軍中方需人姑貸之責令以功贖罪仍不許君倉皇流涕跣於地將軍至是意稍解霽色拽之起曰前日吾劾汝、不聽而今乃為人跣足見汝之肝膽諾吾貸張即俾汝驅策之君曰謹如將軍命急召張至具牒請禡其

職留營差遣後君以慙直觸大吏怒黜官張方與客飲聞之舉
酒狂笑曰天道不爽渠曩者劾我茲亦為人所劾耶語未已隔
座一人直前批其頰四座皆驚詢其故客因述君為張乞命事
衆交詈張不驩而散嗚呼如張之反覆變詐負心昧良人救其
死不德之而願讐之其異於禽獸也幾希

書徐剛毅公死事本末

予既為剛毅作傳以眎陳百生太史太史因述公甥吳錦江之
言曰同治二年錦江佐公治文書幕賓許鼎叢鏞等督製勇衣
旂械直粵賊連陷永定武平漳州戒嚴倉卒為防守計皆夜分
甫寢九月十四日天未明公起立窓外呼錦江告之曰適得南
靖陳令能超中途來書云縣中鄉民演劇滋事實無賊蹤爾不
妨稍寐也公入內錦江亦披衣起至公書室閱陳令來書天漸
明巡捕官持手版立門外問何事云西門外有擔夫數十欲入
城守城委員求見白事錦江入內告公時王夫人久病不起公
方就榻前共啖肉羹麵餌聞錦江言驟曰賊也索巾未至以佗

物拭面遽起出見委員亟命時金彪徐墀帶勇往顧錦江曰吾
出矣新募勇二百爾與巡捕點驗醫來爾陪之公乘輿備馬多
從隸役而出將至天后宮與鎮府聚議也錦江陪醫視王夫人
病畢偕巡捕坐堂檐下呼勇點名勇伺於二門外先呼勇目與
語忽龍溪令錢世叙騎馬而入曰賊至矣吾為賊所偏來此賊
頃刻至矣瞥又見門外紅旂紛々入則敗勇也新勇闐而散蓋
徐墀等抵西門而賊踵至不能逼且戰且卻至天后宮前見公
跨馬率隸役與賊格金彪墀奮力合戰居民隨而譟之或升屋
拋瓦以助賊返奔公逐之時已有賊從佗門入者至交衢賊麇
集火鎗洞公腹墮馬倚牆猶手刃數賊擁公去金彪衛公亦

被斫仆徐墀既失公乃回署也錦江急入告女公子城破矣索
印懷之戒勿驚夫人為公子銘勲易布衫掖之出遇掾吏羅仁
燄於中門方挾文書踉蹌以出錦江曰以公子屬爾土人也
易匿羅曰諾掖公子行徐墀牽二馬挾二刀曰賊且入閣署靡
子遺矣尚有潰勇二十或可護持夫人女公子以出也乃分錦
江刀與馬麾殘卒出署出即遇賊衝之賊果退市人稍附之
賊退至西門登城上時有輿夫相從者錦江令回取二竹轎舁
夫人女公子出吾據此門以待城上賊見無後繼因下擠之錦
江等退數武取市人几案牀榻塞於路挾火器拒之旋擠旋退
火器盡遂不支返走賊追之鉛丸斲穿錦江肩初不覺但覺身

搖、墜地暈絕與徐墀相失許鼎者浙人其妻亦居署中從王
夫人女公子陳嫗避暑側與夫舍中舍有小樓扃戶去梯屏息
其上時家、皆閉門無敢出者俄而聞刀斧破扉聲俄而聞一
室號哭聲賊入也亡何衆聲俱寂賊殺人盡也先聲後寂比戶
皆然漳俗患水、至則升屋避之今避賊亦升屋賊走屋上捉
人過所匿樓角夫人知卒不免俟日夕扶女公子陳嫗入複垣
中署故有複垣兩重人罕到唯干掇者行其間有土神祠一祠
旁桃樹一夫人取帶結縲女公子以脰就之夫人陳嫗共絞之
既絕復解帶繫樹上兩端各為縲夫人縊陳嫗亦縊公既為賊
所得抗節不可屈作絕命詩二章書壁上又書壯志未酬君恩

何補取義成仁臣心千古十六字蓋公模重修漳州昭忠祠碑
中語也又書曰任爾寸磔吾尸毋傷百姓一人也延至十七日
遇害漳浦廩生朱青雲陷賊中出具得其狀云錦江既甦莆
夜出丐食晝則伏無人處賊從牆上擲以瓦起而遇賊脅令提
雞鶩囊米隨行、緩一鷺墮地方拘之又一雞飛去前賊揮手
曰不要旁一賊過目之亦曰不要以刀橫斫及入顴骨寸許又
仆而絕面血漬地須臾更蘇強起復匿數日終為賊得編入館
館中賊索獻花邊花邊者番銀也錦江獻之免死陷賊中十七
日得脫至廈門許鼎夫婦皆出羅仁燄亦至詢公子所在則云
方出即擾攘失之矣踰年漳州復錦江入城求遺骸依許鼎妻

二知車草
所指複垣中得夫人女公子陳姬骨三具夫人久病不醫而辯
辯未單縷束之尚寸許未腐與佗辯髮絕異女公子繡屨餘豆
許可辨又無佗骨相孱均收而積之公骨獨無知者懸賞募之
或言在某所或言在某河中搜覓或不得或骨多莫辨嗣有皖
人某者以工八分書游閩中嘗投公以楹帖公酬以八金城陷
入賊館是日聞館中人語今日殺徐大人或嘖言徐大人清
國忠臣也某私念曩受公惠時雖未謁公曾於輿中望見之猶
可識因佯謂衆曰既忠臣盍往觀之相隨至鎮署柵欄之側羣
指一伏尸白番布單衣跣足者曰徐大人也其首傳示他處矣
後每出入輒見之無收者久而衣因腐化白骨暴露偶念曾受

公惠力不能葬公姑藏骨一節以為佗日驗因檢骨之最長者
一節裹歸置米囤下無人知也城復乃詣錦江言曰吾感私恩
閱忠義不願得賞且當時未見公面亦不敢必其是某街某屋
門幾重屋某向米囤在焉米下席下木槃下骨也借往視
之則蕩然焦士徧覓之果得焦米片席殘木如掌大木下骨裂
而為三非長節矣亦以小積收之坳番船渡海北歸夫人女公
子陳姬皆以骨葬公以衣冠葬別瘞骨為疑葬焉太史又曰初
粵之潮嘉與閩之漳龍世尋仇潮嘉劇寇李阿四尤張甚龍巖
則客戶採茶者結寮山谷間以萬數時出為盜謂之茶寮匪公
下車之始李阿四竄閩結茶寮匪焚掠屬邑殆徧公督剿殲其

二知車年
衆唯阿四跳入粵當事有誚公縱寇者公卒募人越境入山中
捕得阿四誅之當事亦不謂功也金陵復粵賊由江西犯閩破
數縣省垣岌々巡撫徐清惠公疏請以公督全省軍務駐延平
收復各縣大敗賊於杉關賊始不敢窺閩改道竄粵而當事不
以上聞及公授命猶判牘尾曰徐道賴有一死軍務非其所
長夫烏知公固皖豫間百戰之將哉履任才十日兵單餉絀外
援不至城亾與亾顧乃以此繩之彼按察使張公老於戎行提
大軍乘勝轉戰而前者又將何如哉或又謂公誅李阿四過當
致其餘黨甘心於公此尤無稽之談也公辦鄉團駐泰州時嘗
以中元設盂蘭盆祭皖中諸死事者使寶為文祝之公拜且哭

語寶曰功業爵賞皆俛得耳唯廟食不可倖曉峯起布衣叨
國恩致位方面吾願足矣所望止在一死吾為將久殺戮過多
奚能壽考死一也或泰山或鴻毛吁可畏哉公方要寶同入閩
曰他人助我手足者比々也唯君能助我心一旦遇大事若無
正人在側此心一搖殆矣因起步庭中視月下睥睨歎歎欲絕
及其之漳州也宗人置酒為錢公獨處分身後事說朝廷贈
卹典禮終夜不輟或私詫為不祥噫公之忠烈根於天性而志
堅識定行卒踐之世固有畏蕙債覆乞哀於白刃之下求活不
得後之人緣飾美辭竊朝廷飾終之典者矣以視徐公直虎
豹之與雞狗也太史之言若此予嘉太史能述公一門死難情

狀以補傳所未載而又深訝夫羅掾挾公子以出乃復相失竟使忠臣無後胡彼蒼不仁若是也嗚呼

書陽羨女子

女子宜興人佚其名氏或曰氏陳兒娟麗年十九遭粵寇之亂依母兄渡江而北中道兄病歿母挈女之泰興僦城中葛氏屋葛故市井無賴子艷女而居之女善丹青鬻之以供母頽屋隘鄰葛室葛伺隙挑之女守禮自閑凜乎不可犯葛終欲得之以為快女固已字人懇而白諸母亦虞之將佗徙女所居屋四圍樹桃花時朱霞半天儼然畫圖女雖花弗出也葛既不能得女銜甚飛語中女聞而大恚泣告母曰兒無狀竟以不肖玷家聲無以自明唯有一死母禁之不可女死年餘母亦死女死正月間是歲桃不花逾數年桃終不花蓋女所感云或曰女工

詩有淚痕灑上桃花樹要比為支十倍紅之句亦可哀已曩君
為予言予每聞友朋說節烈事必著於篇天下賢婦才女奇節
苦行其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知而弗傳夫豈君子之心耶

客問

客問主人曰君子擇交必慎取友宜嚴勿尚才辯巧佞而以醇
謹樸誠為先主人座上百無一焉通今博古賞其腹便掉三寸
舌孰捫孰箝豈知心與口違才反德累請託無端干預外事或
有所挾從而攘利乞公之恩市公之惠胡然懵懂信曰匪他潛
滋弊竇動遭讒罔人言藉、莫可誰何剝啄剝啄閉關則那主
人怫然曰養尊處優頤指氣使聲音顏色拒人千里規我者怒
譽我者喜外強中乾夫、也鄙毋乃自視則重而視人則輕耶
獨不患門墻過峻而弗見弗聞耶將勞、冠蓋安於走俗抗塵
耶抑抽簪以去山林棲遁庶乎門無雜賓耶人惡我好人棄我

取風雅之倫文字之侶翔鸞翥鳳雕龍繡虎形骸脫畧肝膈傾
吐子顧漫不加察夫口譏嘲矧以蘭蕙等諸蓬茅是未解橫渠
之銘尚云物與民胞豈高自位置竟甘於習慢長驕也哉客又
曰主人愛才、本不惡第恐有才性天日鑿恃厥聰明時而妄
作因之入彀苦於弗覺主人多情、原不私陰用言飶善為說
辭其貧可閔其方可欺孰敢以告道路詆媢客說未終主人起
曰客休矣容吾審之再施鈴捷亡羊補牢亦未為晚曾不數月
如甑斯破主人皇然引為已過乃延客而謝之曰不才誤矣唐
突先生而今而後坐隱一枰儀董高軒顧名思義樹之藩籬勿
來溷廁客呀然曰攫取頗工嫁人以禍才歟德歟無一而可公

不暴之彼烏知悔任填谿壑何裨江海主人復揖致而誠之曰
以貪敗名乞君之勿揚也答在主人躁率而不及詳也無耳無
目方內媿夫哀腸也來者可追古人之訓不敢忘也甯久敬以
全交冀才士向善而終滅也客乃喟然歎曰主人居心失之太
厚古鏡昏翳不辨妍醜恥居面朋願為諍友公不負人、輒公
負請書一通懸諸座右

客難

方子坐儀董軒日課一文自春徂夏晨起即伏案沈吟忽至
午始休閒一出門一見客輒若有所失稍暇必補之一時若弟
若子若孫之在塾者皆不及若奮勉而方子亦自謂生平之樂
無有過於此者矣客難之日子未讀宋五子書乎明道先生言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
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子今者甘於喪志奪志奚以教子弟耶曰明道之言所以儆輕
俊非以戒老成也若謂文字概不得作則立德立功盡之已胡
為立言亦可以不朽也且耽於文字縱令喪志奪志不較勝於

凡百玩好歟客曰凡事當務之為急子方居官宜讀有用之書
作有用之文乃十年禹筮未聞子建一議立一說也而顧為是
拈弄筆墨銷磨歲月以勞其神苦其思逐一於不急之務而猶
曰簿領未荒也其誰信之曰客之責我者誠是然而客不知我
也我於公家事曷嘗束之高閣耶一日間不過片時即可了公
家事、了之後其將命傳敕侶飲酒看花耶抑將挈榼提壺登
山臨水耶皆不能也所能者要與文字為緣差足免於塵俗耳
若牢盆之職其所當言者吏白於幕、削橐以眎主人稍、竄
易之以達於上官無庸作也其不可言不屑言或言之而必不
能行者則姑闕如是以致不能不別有著述也客又曰子不投簪

解組而強附於尋章摘句之儒子不杜門卻掃而自命為博古
通今之士以視今日之在官言官心無二用者同乎異乎是乎
非乎得乎失乎請子擇之謂之不失志不奪志也可乎方子聞
言始而憮然繼而爽然終且夷然爰書之以質世之善為文者

三國編年問答

問周末之有七國晉末之有南北朝與漢末之有三國同乎不
同乎曰同為列國非正統也然則曷為陳壽三國志以正統予
魏而涑水通鑑因之習鑿齒漢晉春秋以正統予蜀而紫陽綱
目因之二者孰是孰非歟曰陳壽曾仕蜀而屢被譴黜故貶蜀
尊魏習鑿齒東晉時人欲繼晉於漢而以漢之宗室為正故貶
魏尊蜀涑水生北宋之世太祖受禪與魏同故其書宗陳壽紫
陽生南宋之世高宗南渡中興與蜀同故其書宗習鑿齒平心
論之似均未協於史法也夫必合萬國而君之乃得謂之王
者大一統反是則皆為割據皆為偏安也漢儒尚以秦為閏位

儕諸列國是七國在周之末而正統絕南北朝在晉之末而正
統亦絕何獨於蜀魏吳明、三分鼎足各霸一方之時而強區
正閏尊此卑彼哉魏雖受禪於漢而中國疆土不皆臣服於魏
蜀雖漢之後裔而中國疆土又曷嘗盡臣服於蜀乎曰如子之
說則將奚從曰三國之編年紀事自宜仿周末七國晉末南北
朝之例分注為是其次序則仍先蜀次魏次吳也曰史以南朝
為正統而北朝附之故三國亦仿此例也曰北固僭竊南亦不
得自居於正統猶之既有魏吳而蜀之偏安一隅亦不得專予
以天子之制曰從同、自古及今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唯周秦
漢晉隋唐宋元明至我 大清為正統若五代更無論已曰子

之為此說也既大背乎涑水復有戾乎紫陽烏得為公論歟曰
正閏之辨不可不分春秋之義妄思竊取彼隨聲附和人云亦
云者烏足語於此哉願質之天下萬世其必有不以予說為謬
者

奕嘲

夢園主人來揚州治詩之外劇喜手談前年得楚北所謂國手
徐耀文者與之對壘奕遂大進然猶拈黑子也去年又延丹陽
劉寔福山與之奕寔固亦江南所謂國手也自春徂夏主人與
寔日必角四局主人輒三勝或竟四勝始猶拈黑子也繼則寔
以白子歸主人矣始猶黑白分先也繼則白者讓黑者先矣主
人斯時亦頗自負客交譽之以為主人年六十乃成國手得之
簿書擾攘中尤非易、何善用其心若是耶一日有客造門主
人方奕拒弗見客闖然入室數之曰公筦帛英政務殷繁六載
於茲懵懂素餐日荒於奕獨非曠官注目方罫是研是鑽人謂

公善用其心也吾直謂公誤用其心耳責以陳力就列之義君心安乎不安主人未及答復有座客和之曰凡奕主殺公但能守不戰服人從來未有咸曰周生優於劉安胡不招之與決勝負主人乃避席而起曰吾誤矣方今之人專講宋學案頭一編先賢語錄蒙也畏之不敢入局尚友奕秋差信免俗乃遭詬病亦固其宜本無機心守黑守雌不求勝人人反下之朱餘白髮失事廢時歲月蹉跎已逾周甲十年不調爛煮羊腍仗此一枰起予惟怯步、爭先未嘗打劫如何處世反昧茲法噫客之嘲予曷若予之自嘲耶二客聞言悻、然徑去主人亦為之罷奕

心難口

靈臺之上天君主之渾然寂然一物未交厥初泰然崑崙之麓有機鋒子焉時開時闢時翕時張其性躁其才敏其氣一發而不可遏天君令之司出納克稱其職居無何賊入黃庭天君不忍戕之赦其鼻俾執役於宮中賊乃廣求子女玉帛聲色玩好之物日來獻天君察其姦弗為所誘賊乃過機鋒子之居而啖之以利曰願子為吾君宣意旨毋默、也機鋒子不能拒遂諾之外盡以進內邪以引若鏡斯障若鑰斯錮明者昏通者塞有主而無主欲不放也奚自而不放始清旋濁始一旋紛始安旋擾始惺旋惑於是天君乃召機鋒子面數之曰爾誤我爾困我

爾陷溺我爾撼搖我爾簧鼓我爾欺飾我爾不匡拂我而從史
我爾不勸阻我而逢迎我我之過而成之我不爾尤誰任其咎
賊曷由至爾率之至我不罪賊專臯爾、何說乎機鋒子聞言
皇然以愬震然以駭已而呀然致詞曰臣受養於君、不使
之言臣不敢言君不使之食君不敢食君不使之動臣不敢動
君不使之休臣不敢休興邦惟君喪邦亦惟君謂臣出好臣不
居其功謂臣啟羞臣不任其過願君三思勿專臯臣天君怒其
慙屏逐於外弗與之語賊之寇也滋甚城府不治情田日荒門
上莠生徑間茅塞危哉方寸禍在旦夕天君復召機鋒子而謝
過曰我昔難爾我誠憤、由今思之咎固不在爾也咎在我於

爾乎何尤我過矣我過矣機鋒子逡巡避席而起曰君言及此
臣知臯矣繼自今君有命臣必審慎而後出之可則可否則否
庶乎不貽吾君憂夢園子遊乎靈臺之側聞之太息曰有是君
乃有是臣兩賢豈易得哉彼心不與口相商者心非而口是之
心是而口非之吾烏乎制其心吾烏乎箝其口吾烏乎必其口
之應心吾烏乎必其心之應口而心為口累而口為心病口失
之乎曰心失之

屏息以待丹元子曰汝魂陰運於上汝柱天力士奮於下魂陰者亦二人與予昆弟等予既獲有所司奉命維謹鼓勇而前不教之止不敢止斯言也子胡獨未之聞耶而乃臯予也請觀夫跛者兀者重脛而蹒跚者予二人有一於此乎子之冥然罔覺匪予二人孰樂乎有子者而乃臯予也曰嘻若昆弟寄予廡下予勉若自樹立以予為表率庶幾哉非道岸義路弗敢遵非聖域賢闕弗敢入則汝昆弟進矣曷為放縱自恣弗受予約束牽率老夫蕩檢踰閑躁妄失度不履坦而履險不壯往而隕越不循序而躡等不精進而泛驚致即於危害乃公事為行道之人所羞而乃諉諸天君之令天君令汝二人行未嘗令汝二人蹶

也汝負天君兼負予、恨不剛汝以報天君二子啞然曰有是哉子之倔强而不識時務也向使子堅固不拔吾輩奚以動搖為即不然曰東則東曰西則西屈伸俯仰賴子主之委蛇隨俗依門傍戶度無不攸往咸宜者子報天君天君必專臯子貸予二人先生休矣老儒聞二子言瞿然以蘇踉蹌而歸自是洞開戶牖與世人相往來而武氏二子疲於奔命卒得羸疾蹙蹙不能復出

耳怨目... 聞與見同乎否乎曰一聲一色一虛一實一外一內一衆一獨
一遠一近一人一已烏乎同人皆謂百聞不如一見之真愈
於聞之偽也甯聾勿瞽聾者心滯視則昏瞽者心專聽則審銀
河之岸是為離宮左司徒職日右司空職月或曰厥神有六或
曰一神主之號虛監生六神毋乃多一神其眇矣乎凡竅必偶
用乃靈惟華池天闕不以此為例坎與離匹其神名空閑字幽
田以為一神云何兼掌兩城郭哉司明者二神司聰者亦二神
司聰與司明朝天君於絳宮之內天君曰汝神司聰胡有時不
聰汝神司明胡有時不明曠厥職瘵厥官厥罪維均司聰者前

耳怨目... 聞與見同乎否乎曰一聲一色一虛一實一外一內一衆一獨
一遠一近一人一已烏乎同人皆謂百聞不如一見之真愈
於聞之偽也甯聾勿瞽聾者心滯視則昏瞽者心專聽則審銀
河之岸是為離宮左司徒職日右司空職月或曰厥神有六或
曰一神主之號虛監生六神毋乃多一神其眇矣乎凡竅必偶
用乃靈惟華池天闕不以此為例坎與離匹其神名空閑字幽
田以為一神云何兼掌兩城郭哉司明者二神司聰者亦二神
司聰與司明朝天君於絳宮之內天君曰汝神司聰胡有時不
聰汝神司明胡有時不明曠厥職瘵厥官厥罪維均司聰者前

席抗言曰聞根所在茫、渺、臣不獲招之使至也彼自來勿
與拒無乎不通防閑防塞臣二人昏旦廩、為其喧也有喧之
者臣任其喧非臣之喧其寂也有寂之者臣甘與寂非臣之寂
以不聞為不聰咎豈在臣歟彼司明者則不然用之於正燭微
通幽用之於邪玩物喪志有見所當見者有見所不當見者有
人所共見而反若弗見者有人所弗見而謂其偏見者既聞之
因而見之所見為可憑未聞之質然見之所見為罔據聞之而
又見之孰是孰非決之所見奚必追悔所聞、之而不見之可
信可疑斷之所聞奚必固執所見今日司明者君以為不明誠
不明已臣之聰與否願君更察之天君詔司明者曰司聰之辯

頗中竅要司聰怨汝、何說之辭司明者曉、曰往古來今六
合九州形色迹象萌芽朕兆確乎有物昭然若揭見而知之與
聞而知之君以為見者是乎聞者是乎君以為見者信乎聞者
信乎君以為但聞不見所聞固非乎但見不聞所見亦非乎君
以為但聞不見所聞可疑乎但見不聞所見可疑乎聞不逮見
見不逮聞若兩衡之天下未有不重見而輕聞者且臣之所見
可以證之他人若之所聞可以證之他人乎不明之臯厥臯公
不聰之臯厥臯私君其平之天君乃喟然曰聞見相需缺一不
可聞以廣見之不足見以補聞之未周司聰者毋自以為聰司
明者毋自以為明則兩得之矣於是兩神唯、而退復有上訴

於天君者曰髮之落也眉憐之鼻之凸也面憎之鬚之茁也脣
厭之齒牙之缺齧也舌又病之君為五官之長百體之帥其謂
之何曰人於天地猶有所憾予奚能彌其憾哉無已則還問之

化工豈全於人哉之福隨而而無憾也於人者亦非全於

身不盡隨於身也夫不盡則身亦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心不盡則身不盡矣夫心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神不盡則身不盡矣夫神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氣不盡則身不盡矣夫氣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血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血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髓不盡則身不盡矣夫髓不盡則身不盡矣夫身不盡則

曰也肝仇膽王山為高師水之體也夫肝仇膽王山為高師水之體也夫

清冷之宮蘭臺之府將軍之官曰婁氏字君明秉木之精抱仁

之性產於東方得震氣以植幹子華子曰其神狷求而無當人

之樸慙以取禍者君明使之夢園子曰君明所居之側又有紫

微宮無極府其地為中池婁將軍名龍烟或號之曰開君童或

稱之曰方長宜而中池之官龍曜者字威明或以龍德拘呼之

體亦屬木黃帝乙君明而甲威明宜乎若魯衛之邦然而實楚

越也君明有仁者之勇遇事果決惟善怒不可干以私且不能

容物初與威明相密邇此以為然者彼亦然之此以為否者彼

亦否之既傾且吐既披且瀝磊落照人洞見表裏佐天君以治

亦否之既傾且吐既披且瀝磊落照人洞見表裏佐天君以治

兩府稱最碩威明之為機警善變其性無常溺於詩酒兼好聲色貨利而識量恆苦不足由壯而怯由虛而放由大而張由小而寒自壯至老凡數易莫可名狀外物引之輒為所動即朝夕間亦忽縱忽落茫無定嚮而君明則任其顛倒聽其播弄觸突抵牾煩惱抑鬱燥動猛烈崩摧剝削於是所傷者多已君明乃憤然曰若不助予而累予若不益予而損予向者以若為堅牢予今者乃知若之徇悅也予向者以若為忠義予今者乃知若之譎詭也可與共安樂弗可與共患難方寸之地戈矛頓起百魔六賊皆若致之予何仇於若而相凌相逼以至於斯威明日咄汝之氣王以我為溺汝之體剛以我為柔汝之情難犯以

我為畏蕙汝之性過直以我為邪曲汝自厥爾於我乎何尤君明日噫姜維如斗李瞻如升固非所望於若：胡不去而之象之四足若胡不去而之熊之四足若胡不遷居魚腹春夏則上秋冬則下若胡不暱就夫蚺蛇以供人之擊以仗彼之護不則化而為鬼終必破焉雖有如無中池不能以容若也天君聞而憂之召幽昌宮太和府元氏子真沃太陰之水以瀉龍雷之火又名玉堂宮尚書府文氏元明來為二人解紛甲與乙始息爭各罷歸兩府

十一 脾惡胃

飛黃子掌中黃宮太素府居於黃庭為已氏字元已其名曰寶
 元全亦號常在雖司土而其職則隸戊氏同來育之下戊氏性
 貪不滿其欲不止精麤美惡漫無抉擇細大弗捐任填谿壑侈
 侈然自以為吾能容物也玉池君喜其有兼人之量俾得稍
 致富願所受既多始而果然繼且彭亨不克俯仰爰命飛黃子
 辨之曰推陳出新化腐為奇稟氣積精惟汝是賴飛黃子握符
 任事竭蹶趨公乃由旦而晡充積者如故由昏而夕壅滯者如
 故期諸詰朝詰朝復然埃諸後日後日亦爾飛黃子遂為同來
 育所困詣玉池君而攻其短曰臣自受命以來轉輸不竭乃戊

氏多藏厚亡含垢納污為吾君羞其敗也可立而待臣位卑責重弗能有所裨益不敢不告於君匪臣惡之戊氏負君實甚玉池君召而責之戊氏曰是豈臣之辜哉臣所受者來自絳宮彼太一丹朱與通命子皓華鬻鋒諸僚屬下吏率簞簞不飭日以蠶食鯨吞為事等於狼虎臣無力以拒之虛而往實而歸已氏不察願專咎臣君其審之玉池君乃下令閉天闕塞華池大索十日禁不得納一物於是其中枵然其外僂然火炎水涸營衛失調強金斲木陰陽相搏生機壅遏二豎披猖玉池君皇然走謁天君天君曰戊己氏不和非遣丙丁氏助之鮮有能濟者子之因噎廢食亦奚以為其速開闕浚池予飛黃子以兵柄聽

便宜行事飛黃子爰舉兆滕康任通道之役又命春元真治其左象地無治其右滲之漉之融之液之消之導之扶之抑之升之降之滋之養之而中黃宮遂大治夢園子曰強者不弱、者亦強轉惡為好攻伐斯利此中消息尸居者憤、終弗悟也

形懟影

藐躬子然身外有身相伴至老憐之不暇夫何懟耶形語影曰

我為天之所賦父母所生官骸具備卓立於宇宙之內長短肥

瘠強弱好醜人與我不相似我獨成其為我爾乃溷而同之爾

又離而二之爾若區而別之爾又比而一之既有我奚必有爾

爾來隨我、思避爾我止爾止我行爾行我遁爾追我潛爾匿

我前爾後我左爾右人方遠我爾則近我不就我爾則顧我

以爾之幻亂我之真以爾之從增我之媿含沙射爾罔兩問爾

係風捕爾作客弔爾陸雲因爾而落水朱浮因爾而引鏡蘇綽

因爾而難君曹植因爾而誅友爾之累我多矣我之畏爾久矣



爾欲與我對待我終與爾參差我何樂乎有爾哉影答形曰子
載乎大塊呈乎世表必道乃充惟聖可踐懂、終日勞、畢生
藏之未能寄焉斯在子苟無我子烏得以為人耶我之類至繁
不特人、有之物、皆有之不特物、有之大地山河日月星
辰棟宇臺榭凡百器皿無靈無蠢無巨無細蓋靡不有之非子
所獨也子陽我陰子動我靜子迹我渾子濁我清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皆罕有如我與子之相親者而子胡不樂乎有我
也形應之曰有爾於我何益無爾於我何損我方將入山訪道
求長生術並此軀壳亦棄之斯時爾尚能戀我不去乎影怒曰
子仙我凡子尚非仙我凡而子自命曰仙子則化為鬼矣於是

形與影証神出而解之曰無實不虛無虛不實生滅循環氣為
之宅吾為兩君息爭相與放浪乎空曠之區遨遊乎光明之域

驅睡魔文

魔自內引者曰心曰情曰貪曰欲曰怖曰悲曰空曰狂曰憂愁
曰喜樂是為內魔；自外至者曰書曰詩曰棋曰酒曰小曰大
曰萬曰百曰十種曰十地是為外魔介乎內外之間廢時失事
頹形喪神當晝閉目既飽困脾弛官骸而耽暇逸慢友朋而甘
縱恣者汝魔之害人實甚胡為乎來哉我不汝戀汝其速去毋
少留魔應聲曰天地生子之身天地即俾吾與子俱生於世子
陽吾陰子作吾息吾固不能離子；亦不能舍吾子乃以吾為
魔乎子非吾將終其身勞；攘；無昏無旦耗子之精傷子之
氣方且長眠不起斯時衆魔交集吾力亦烏足以拒之耶曩者

蘇長公以建茶三十片餉色居士僧房與吾戰吾終未降之耶
律相國勸吾捲甲而走吾悍然不顧也有秀師者以吾非山林
木怪聽吾游行自在不以梵法律吾子其如吾何曰我心有所
寄情有所屬我貪著書我欲賦詩我棋無敵不怖我酒節飲不
悲我務實弗務空小魔大魔奚自而入我學聖弗學狂萬魔百
魔無聞可乘我之憂愁排遣之我之喜樂澹漠之十種魔十地
魔皆有以摧伏而攝制我且不畏羣魔願乃為汝所盡惑蒙蔽
也歟我與汝約我主陽汝主陰我司作汝司息畫鴻溝以為界
汝不得犯我境內汝又如我何

五月初九日校試屬僚書壁

不佞行年六十有二歲月蹉跎所建樹願文字之好結習未
忘簿領餘閒輒復拈弄筆墨以消岑寂茲者奉大府頒行銓部
章程躬膺校試之責首以言願行、願言命題竊為諸君子一
申其說今天下之言不願行、不願言者比、皆然非言之艱
行之維艱也士固有號稱道學見賞於公卿侈談經濟歆動乎
流俗一旦登諸朝籍假以事權則向所勇陳論列者欲其宣諸
口而踐於身百入之中幾、乎塵得一二人焉甚矣詢事考言
之實難其選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訥於言而敏
於行是將專察其行而言可勿采歟聽其言而信其行吾為言

欺聽其言而觀其行吾乃弗為言欺也且言之誠偽虛實繁簡
詳略公私得失醜疵優劣了然可辨若符若券其人之能願與
否彼未嘗自計而人已預為決之決之於言驗之於行言者心
之聲亮哉斯言凡剽襲剽竊支離誇誕之弊闇者易蒙而明者
鮮感知言知人道本相因實事求是理無或爽今日言之明日
即行之行乖乎言媿乎否乎勿以一命至卑而甘居闕茸勿以
虛名可釣而徒事鋪張勿矜口舌之才而反憚繩趨尺步勿恃
緣飾之巧而妄思干譽希榮不佞與諸君子同舟八稔亟願有
所表見一展平素蘊蓄以振醜綱以裕國帑故規復四岸尤為
今日要務不可不廣諮博訪者諸君子勉乎哉等濫矣足成音

匏繫可堪不食濡豪以待幸勿閱爾金玉也

問蟬

爾之鳴孰使鳴爾之寂孰使寂吾不欲爾鳴而爾鳴吾不欲爾
 寂而爾寂爾於夏當暑而噪殆熱中耶爾於秋因寒而嘶胡衰
 憊耶謂爾至潔爾之前身則不可問謂爾善變爾之興伏則莫
 能窮時而轉丸於糞土自以為智也時而吸露於青林自以為
 安也時而曜侍臣之冠上宮人之髻又自以為華且美也詩翁
 曰爾嘒々騷客曰爾啾々田家曰爾知了人以口爾以翼既備
 五德兼具五采而乃弗覺螳螂之捕而乃難避病僂之掇人不
 百年而死爾墮三十日而蛻爾何樂乎腹育之化也哉朽木也
 苓根也土龍之屬也蟹螯之跪也齊女之尸也爾之生不一爾

之名至繁為蠓為蛄為娘為螭為蝓為蠹為蠶為蜚為蟻為螻
為馬為茅為塘蝟為塘蟻為蠃母為蜉蝣為蛄蟻為蛄蟻為蛄蟻
蝟蟻亦為蛄為蟻為瘡為啞為虎懸為麥札而或目之為
唯豈其雄者鳴雌者不鳴乎有韻者有無韻者有費聲者有
聒耳者有如琴者有似磬者畏人畏日不飢不飽夏正稱良唐
社呼仙爾之品固超出於蜂蝶螂蛉上也曹植賦之傳元賦之
陸雲賦之歐陽脩又續賦之而千古詞人則罔不詠歌乎爾稱
賞乎爾知之否耶謂爾不知春秋爾則能傲彼朝暮之蜉蝣
謂爾昏夜甫出爾則當午輒登乎高木吾烏乎測爾乎抱朴子
云爾自然爾誠自然已或曰閏年則少茲之閏夏爾果不鳴也

夢園子問猶未終第聞將斷仍續欲飛還止隨風飄颻別枝又
起不管絃而宮商信蛙蚓之莫比予方攤書情為移兮忽披襟
而罷隱几

井南精舍問答一

曩君問於夢園曰道教以老子為宗而道德五千言無一語說長生事其為後人偽託可知而逃世絕俗之人傳其羽化沖舉頗有班、可考者則其事又稍若可信不知安期子晉有無其人歟丹成九還之後其人死歟抑長生歟即長生矣將終有死期歟又不得而知已敢請夢園曰仙亦人耳豈人之外別有神仙哉老子不說長生香山詩已明、道破老子之仙固以五千言而仙非別有所謂道術也儒者言道德仙人亦言道德特儒者之道德能發為事功仙人之道德但垂諸簡牘仙遜於儒以此後之人附會失實故炫神奇至秦漢時創為仙人之名以惑

其君上於是天下遂謂人之外別有神仙曰某：白日飛昇曰某：尸解以去即以仙論已有死不死之分然則其不死者既名之曰仙其死者烏可不名之曰鬼乎吾以為無長生之仙人有不死之聖賢晏君曰先生謂聖賢不死小子之惑也滋甚曰所謂不死者形化而神留身歿而名在德功言三者之不朽乃為真仙乃為至人奚必另求長生之術歟老子而外莊列之書亦無一語及仙而學仙者皆宗之人以老子莊列為仙老子莊列當日固不自以為仙也曰有天仙有地仙天仙居天之上信乎否乎曰蒼之氣孰得居之以字體而言山人為仙：其在山之中乎不獨此也神之司天者亦未必居於天上天上空洞無物釋氏之三十三天本屬寓言夫安有所謂瑤樓玉宇珠宮貝闕也哉吾儒自可以不死子慎勿舍所學而驚乎外也

井南精舍問答二

晏君又問曰江南各屬羣不逞之徒糾衆為會大干法紀誠亂民也願其人率皆慷慨自負輕死好勝年少無狀鄉里輕之然而未嘗無可用之材也方今時勢多艱內外交困治之不善適為心腹之患曷若寬既往策將來簡其渠者能者而弁之材之次者而兵之勇之彼必感激思奮以死報國且此輩人數雖衆能者亦少用其能者而不能者慚矣化矣而能者効命矣較之臨時召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漢人嘗有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敵匈奴者其殆此意歟敢請夢園曰勇多於兵方思議減而又益之以亂民彼即肯為我用養兵之費已苦不足復

將何以養之乎且其渠者能者半為吏役潛居官府以通聲氣官輒倚之如左右手非不用之彼固終不為我用也昔年山左教匪政復如是、唯有除其名縱之使去內無通匪之人則外絕藏奸之路然後實心實力行保甲法城鄉村鎮里閭族鄰互相聯絡互相稽察使入會者不能容身於此遁之佗邑而佗邑亦同時舉行保甲則更之鄰郡鄰郡之保甲嚴肅與此相同其有不改行為善革面洗心者乎曰容或有之而其勢必孤其黨必散脫辜不可遁則芟之薙之以除民害設深悔前非弗蹈故轍一旦有事應募而來則仍予以自新之路彼為有不樂為我用者哉要之拜會之風皆由於瘡痍未復游民無業故相率而流入於匪司牧者平日漫不關心但以催科為重而弗思維持補救之方夫亦烏乎其可也

井南精舍問答三

勇君又問曰固結民心以保甲為第一要務願防閑所及者盜
 賊奸宄而已而又有謂教匪者挾左道之術翦髮割膚隱形
 匿迹通都大邑自在游行驚愚駭眾為害甚巨雖有符籙禁咒
 之法荒誕殊不足信即使可信當事不能胥比戶而教之即能
 胥比戶而教之亦非所以納民於正也思患豫防將何道以弭
 之敢請夢園曰此無它仍以保甲之法清其源而遏其流彼教
 匪自外來者苟無容留之人棲止之地彼亦何自而施其術歟
 正不勝邪自古及今未有以妖民能成大事者近聞吾皖擒獲
 妖民寘之法於是沿村逐戶盤詰奸宄而本地匪徒反藉此以

劫掠行旅因而議辦保甲嗚呼此時方辦保甲亦已晚矣然辦之雖晚終愈於粉飾彌縫束手坐視而不之問也果使各行省大吏皆以保甲為重督率守令振作有為實事求是則妖民之巢穴黨羽舉可以巡邏按治得所主名密籌剽捕之策即於保甲之中抽辦團練以補兵力之不足然又不可張皇徵調急切圖功也唯在民氣堅固衆志成城則少用客兵多用民兵自無不以一當百轉弱為強者敵國外患咸賴此以平之又何教匪之足慮耶

井南精舍問答四

勇君又問曰古人言兵最重戰陣戰陣者所以示整暇也而望氣而墨者亦遂知堅不可挫而廢然返今則不然兵仗未接巨礮先之旌旗甫見鎗銃先之故未戰而死者各半既戰而愈不可問矣為將者欲持必勝之權固必有道敢請夢園曰予不知兵生於用兵之地吾鄉素稱強悍平居無事輒以好勇鬥狠為能願亦專恃火器先發制人其取勝之道則在出死入生有進無退詰以戰陣固皆茫然也粵寇擒匪相繼而起東南用兵廿餘年將帥士卒號闖猛鷲所向披靡用能削平大難殄滅羣醜近且兼嫻西法演為陣圖學製機器廣儲軍火戰守之具不可

謂不完善已而鄙人之所隱憂深慮者不在乎火器戰陣而在乎吏治民心蓋吏治不脩民心不固縱令火器已精戰陣已熟而內奸外附交通勾結在：堪虞防之於此而疏之於彼政有不堪設想者且勢不容戰時不可戰人不敢戰而徒修戰具雖日以訓練為事老師糜餉既為兵家所忌矧道遙河上釋甲以嬉脫有犯令者寬則民受其害嚴則兵罹於法必無兩全之道也古人寓兵於農實為千古不易之良法唐之府軍明之衛兵亦尚不失此意今宜仿而行之化勇為兵簡精銳汰老羸務期以少勝多以寡敵衆節浮冒無益之費足供郡縣保甲團練之需而又嚴核守令之稱職與否優者擢之劣者罷之無虐民之吏自無作亂之民則尊君親上之人皆可備折衝禦侮之選矣區：火器戰陣猶不足以言兵也

井南精舍問答五

易君又問曰六經之中最可信者易次則春秋次則詩耳無論禮記為漢人偽造即尚書亦有可疑者如二典發端曰古明乎其為追紀也曰稽以謂憑乎簡冊也歲遠年湮簡冊散佚所言又安能盡確歟且商周數篇文字詰屈反不如二典之博大昌明尤為穿鑿傳會孱入無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哉是言愚昧所及有當與否顧先生垂訓為夢園曰予於六經少時佔畢粗解大義旋以習制舉業不復從事於斯及宦京師則見講漢學者有人講宋學者有人各立門戶互相攻擊私心以為漢勝於宋延至今日宋學盛而漢學衰而一二經生家又往

往厭故喜新逞其臆見專與古人為難一字一句攷核同異繁稱博引反覆辯論無慮數千萬言既冗且雜令人閱之昏欲睡此固說經之流弊無恠乎講宋學者高談性命遂欲一掃而空之也子之所疑不為無見願尚書本有今文古文之別前人紛如聚訟亦已連篇累牘刺刺不休吾輩讀書但求知人論世尚友古人未可炫異矜奇好翻成案矧六經頒在學宮歲科鄉會試以之命題試士煌令甲薄海同遵若西河老人之書亦祇可存而不論爾吾不薄漢學吾亦不泥漢學故於解經之文闕如也子年力正富但於平實庸近處身體力行合漢宋而一之久之自有所得當不以予言為誣

井南精舍問答六

百生問曰兵起謂之亂之云者舉世皆勞然也輟業播遷則

四民亂化離失所則男女亂椎埋劫奪則貧富亂走卒朱紫則

貴賤亂號令紛更官司雜遷則政治亂故亂非一端已也今方

內乂安百為整飭大綱就理矣然有狃而未變者官外置局

多而官為尸位兵外置勇盛而兵為羨卒任非所居非所

任養非所用非所養名實互乖豈顛若畫一之道乎抑時勢

誠有窒礙未可盡復也敢請夢園曰微子之問吾固嘗慮之當

粵寇披猖郡邑淪陷東南半壁岌可危守土之吏或死或逃

軍籍久虛老羸充伍於是乎不得不官外設局不得不兵外募

勇為一時權宜之計卒能削平大難出民水火是官外之局實足以資轉輸兵外之勇實足以張捷伐也禍亂既除則當刪繁就簡舍難圖易然後官方以肅兵力以強夫有官復有局、既不裁官甯非尸位乎有兵復有勇、既不撤兵甯非羨卒乎餉糈不繼官問諸局盜賊不清兵誣諸勇而抑知司局務者其闕茸廢弛與官相等也報勇額者其虛糜冒濫與兵無異也欲裁局必先停捐輸欲撤勇必先復營制蓋捐輸不停需次者源、而來任之以局而局外尚多冗員營制不復桀悍者佞、何之養之為勇而勇外更多匪類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紀綱紊亂度支匱乏設再有事何以應之誠使停捐輸以示限制而又嚴加

考核分別去留有一可裁之局則裁之不局而官庶無忝於所任矣復營制以專責成而又大加淘汰挑選精銳有可撤之勇則撤之不勇而兵庶咸歸於有用矣斯乃顛若畫一之道也而或謂非局無以調劑間官非勇無以消弭邊患揆諸時勢恐有窒礙難行者噫舍本逐末夫亦烏乎持久也哉

井南精舍問答七

百生問曰世之治亂視乎民風之厚薄視乎吏治仕途龐雜甄別綦嚴誠哉不可已矣然澄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先自捐納廣而市井無知之徒集保獎濫而游談無賴之徒集學額舉額增而荒疏無學之徒集內而京兆外而省會所謂人才之盛實皆人數之多得官愈易得缺愈難草茅躡席期速化於立談章服斯飢遂挫廉於汚俗以此長民烏能講治化乎三途非可盡塞一張一弛省括為宜敢請夢園曰為今之計首在停捐軍興以來因籌餉不得不開捐例歷年既久到此已成強弩之末所得無幾而所損實多且軍需既有釐捐其為數百倍於官捐可

資挹注不如停之、為善也至於保獎之濫責在主帥、朝廷
慎重名器豈可以無功者廁有功之列歟此弊不除人、皆存
冒賞之心飽食安居夤緣請託視為終南捷徑彼躬親行陣者
則反屈抑之而排擠之吾意公忠體國之大臣斷不出此局外
人正無庸鯁、過慮也學額舉額之增或以踴躍輸將濟我兵
饗或以招集團練助我戎行偃武修文惠及多士 國家作養
人才振興文教固應若是是在司文柄者披沙琢璞鑿空衡平
拔蓬去麻升蘭抑艾則得之矣近有議減新額仍循舊章者朝
三暮四似非至公之道也要之民風與吏治相為表裏而吏治
與人材又相為維繫果也封圻節鉞庠序學校在、表率得人

將所謂無知無賴無學者胥畏足不前矣三途亦奚以塞為

井南精舍問答八

百生問曰中華以上古以來治化漸被日廣矣今歐洲互市且有倣我衣冠講我文字者性情耆好頗亦可通而楚之苗獠瓊之黎臺之番滇蜀間之怒子近在宇下亘古莫能格遠者通而近者梗豈以地性險惡生才爾殊歟天終棄其人而獸畜之歟抑爬羅抉剔之未遑及也夫髮有虱可擗腹有虻可以藥下兵刑以創之德禮以廟之必有道矣敢請夢園曰乾坤奠定之後天生人物以充塞乎兩間各隨其土地之所宜而蕃衍滋息願幅幘遠濶不得不區分中外以四海為界中華之文物政教海外人非不愛之慕之而欲倣法之而其勢有所不能蓋天限之

二知車草
也若苗穰黎番怒子之產於內地冥頑不靈雖畧具形骸而穴處巖居等於禽獸是皆乘戾氣以生者天實擯之於人類之外即偶有回心向化者亦不過如虎兇犬羊歸吾馴擾而已烏得以人視之哉其性本與人殊正未可云遠者通而近者梗也兵刑創之則虞太過德禮廟之則若罔聞且即以人論有良民亦有亂民有秀民亦有莠民雖聖君賢相孜孜求治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務而天下尚不能絕無盜賊奸宄違禮犯法之徒也又何況其為虱為虻也耶櫛之下之固可櫛之未清下之未盡沐吾髮以去其垢摩吾腹以行其氣垢去而氣行虱與虻奚足害我不以為人則治之之道甚易也

井南精舍問答九

舅君問曰北碑南帖判若兩途北朝人書初變隸法然波磔處尚與隸相近至王右軍出專尚姿媚遂有江左風流之目其實王出於鍾亦北體也唐歐褚均有隸意太宗阿好二王遂彊謂歐褚為大王的派其實非也究之學北書不成流為倔彊學南書不成入於柔靡其失均耳學書者將何所適從敢請夢園曰學書自以北碑為正宗蓋倔彊者尚可以化為虛和柔靡者斷不能轉而道勁猶之作詩必以唐人為正軌若先學宋元人詩則終身難造杜韓之域其弊一也予於八法半生來若明若昧少時先君子極力指示姿性愚魯幾有格不入之勢故學

柳不成去而學趙學趙又不成去而學歐劔拔弩張手腕生硬不唯人厭之已亦羞之嗣趙帖存前輩教以學褚習之數年稍稍有入格處然用力不專入手太雜終其身為門外漢不敢自諱也曩聞先君子曰書宗唐人始足以上追魏晉下趨董趙有骨無肉有肉無骨者皆非極品側鋒取勢斷乎不及中鋒魄力氣韻兼之為貴由此推之名為碑帖理實相通北派南派流分源合今之專學北魏者自以為正法眼藏信乎否乎

井南精舍問答十

晏君問曰仕途日廣流品日雜甄別優劣其道固宜願長於吏治者多武斷之風富於才華者虧權衡之術或中威者欲而外施德惠以沽名或兇為剛嚴而陰計夤緣以求福大吏即留心考究烏能盡人而肺肝之誠欲百姓得所而比戶騰歡是必有道矣敢請夢園曰守令之賢否不能憑長官之好惡以為斷故為政之道察吏最難設官以衛民官愛吾民、頌之官虐吾民民怨之輿論口碑斯世猶存直道縱民風不古習俗澆漓而此公是公非則巷議街談斷乎不爽察吏者仍察之於民而已願大府去民甚遠不得不寄耳目於人是必耳目所寄之人公正

無私絕不阿附然後俾之延訪巡察庶毀譽不至失真願一人
尚虞其蒙我也必再簡一二人以繼之彼曰可此曰否未足憑
也彼曰可此亦曰可不敢信也至於三而傳述一辭褒貶無異
說其優劣不從可判乎若夫邪正誠偽之分性情心術之別一
話一言一時一事即據以定高下而區等級竊恐投其所好巧
於逢迎者之易售其奸而難發其覆也然則知人豈易言哉且
人才與人品兼之實難有專用其才者有專重其品者有才高
而品卑者有品高而才下者略短取長正未可求全責備也

文寶齋墨銘

創始者誰邢夷田真延至魏晉乃造墨九李一張二常陳王潘
唐宋以降朱谷推元我所見者程君房焉易水徙歛其法永傳
深重姿媚松烟油烟妙合兩美厥惟新安回氏黠佑紫光絕倫
打研入研先須辨聲麤、細膩晁氏有經冀賈並師多杵則輕
龍麝可寶犀玉比珍書自佛帳吐馥揚芬元香太守毫楮兼權
汝胡在昔先烈景純代有良工海內馳名底用遠求高麗契丹
異哉東坡好為其難

謙虛銘為吳吉齊姑丈作

地中有山：上有澤兩卦參觀奉以為式謙卦至虛一陰五陽
咸卦各半上柔下剛體皆兼良道在能止坤順兌和原無二理
自卑尊人於人何尤中懷若谷作德日休易咸曰虛謙：可想
杖朝之年猶玩爻象俯監池流仰師庭竹不驕不滿義精仁熟
耄而好學中州名儒書以壽公質言匪諛

玉墨牀銘并序

徑四寸寬一寸有奇上刻下平厚二分許中作龍形龍尾之上
有飛鳥鳳耶鶴耶不可得而名也四圍絡以雲氣其下則為波
濤島嶼珊瑚木難之狀嵌空玲瓏可以注水云是刀工檀木作
槽若榻之足眠三四鳥丸綽有餘地予五六歲時侍先大夫典
郡吳興汪丈恭壽所贈自少而壯而老相隨五十餘年南北奔
馳中罹兵燹文房諸寶散失殆盡而此床巋然獨存為之銘曰
古有扈班裘鍾以安管城而未聞下榻以欵子墨客卿彼翡翠
之牀太奢兮孰若茲于闐之英匪曰卧治兮方以磨人黑松入
夢兮回氏潛神宜乎寄宇名軒兮文章屬陰守如玉兮惜如金

九錫此其一兮與豹囊而同珍

...

...

...

...

...

...

...

...

...

霽紅甕水注銘

考槃餘事未入此格圓口甕肚滑以澤硯田掩映朝霞色海王

村雲林閣康熙憲用弗涸中丞中虛實有容墨池仗汝騰蛟龍

涓、一滴江湖同官哥定宣陶者工皤然此亦文房雄

檀心筆筒銘

製筒者誰山舟翁九十老人銘辭工曰立不倚和不同思之思
之得環中長予三齡壬申所造花甲過焉永以為寶三山五山
匪我思存鑽以螭虎空嶙峋封以管城中書君壇坫賴爾張一
軍

黃勤敏公竹筆筒銘

壹齋得此七十五入夢園家五十七榻為一卷芷岩筆蜀山草
堂寶勿失白頭猶見脫穎出毛生棲汝大哉室

此石曰六日臨歸日臨歸之日上歸之大歸也

黃道公於筆筒銘

黃道公於筆筒銘

軍

此石曰六日臨歸日臨歸之日上歸之大歸也

此石曰六日臨歸日臨歸之日上歸之大歸也

此石曰六日臨歸日臨歸之日上歸之大歸也

此石曰六日臨歸日臨歸之日上歸之大歸也

朱笥河井字硯銘

耕斯鑿斯介臣辨篆曩歌所遺知之者鮮有田若此忍令荒卧

牛不起情徜徉以筆代表歲則穰研磨兀比農夫忙

端溪第一硯銘 華樵雲所贈

魚三長稱四絕水巖之精品罕與埒出洞四十三年相隨一十

六載陸賈無此歸裝太息故人安在

鸚眼硯銘 馮崧湖所贈

不方不圓至堅至潤翠晴瑩然黃龍下孕端州宮簷貽琳腴願

我老作耕田夫傲弟亦可風字呼

子巖有風字硯

張葯房鈔書硯銘

往在南雪齋後贈友石齋今歸寶米齋墨卿代雲谷銘那及夢
園自銘為千秋計儼新發硯

虞道園太極硯銘

地火燒耶江濤齧耶體無完膚甘玷缺耶一池瑩滑尚可磨渾
沌未鑿不汝瑕藏白松堂歲月多老夫得自崑岡阿

伯淵先生著書硯銘

平津館一片石傳千秋等圭璧

中岳外史蟹池大硯銘

鑄於紹興元年收奔東溪草堂盈尺堪容刷字橫行一世難當
以匹梅花賦卷貫月夜吐虹光

澄泥硯銘

背鑄八分書直其杖而耘至周公謂魯公二十七字亦周文勤公所贈

陶之良號州創史有評銅雀上自入壻鄉幸免三災我思寶聖

瀉齋金陵玉海羅琦瑰綠如春波遜此材第一無怪唐人推

龔端毅九如圖硯銘

橫波畫梅村歌塲景園中樂如何琢硯萬年少銘硯周櫟園古
稀大司馬觴客倒金尊卜居肥上獲此石江右三家緬標格兩

朝艷說文章伯

滋蕙堂帖殘石硯銘

道先辛已張翰山年丈得之楚北乃蘭亭叙片碣審為紫端命工作硯記

而銘之予得自嶺南以賜仲子臻廣

硯材作碑巨眼識之幸落吾手以俾吾兒署曰紫端乃是蕉白

二矢車草
腦凍雨淋呵之生澤難得正背開作凹虛心守黑天所教為占
山下出泉又

臧鏞堂總纂經籍纂詁硯銘

我不識生得生硯文選樓頭名久擅割雲鏡玉供藻絢即論此
材邁時彥

夢園行篋硯銘

硯之四圍鑄墨鄉為文園銘署嘉
慶十八年四月至今六十四年

蕉白青花兼二美我生之前汝出矣携之過嶺到邗水與訂石

交從此始棗心相伴舟車裏

夢園藏硯甚夥雨窓無事先擇品之最高者十二硯寵之

以銘天色已晡倦而閣筆下此則充筭盈箱尚須抉擇請

俟諸異日可乎光緒丙子正月十一日自記

玉鬚梳銘

捋虎不能吾膽怯緣虱可乎吾手之護惜霜髯同雪鬢此亦佛
家平等法

筆匣銘

中書君管城子當其未遇高卧不起韞而藏諸學經室裏中箱
有別文房創始比硯則楸嵌石云綺流落今歸寶米齋可惜退
鋒郎秃矣毛穎處囊翻可喜扈班裘鍾堪匹美

鏡銘

我不能自見其形得汝乃忘我伶仃噫嘻乎身外有身天下事
無幻非真不言不笑阿堵傳神入光明藏了澈悟因

無敵棋枰銘

象天之度一縱一橫法地之體至方至平竭人之巧有戰有爭
兼三才而一貫紛掠地以攻城是背水陣是細柳營負者喪其
壁壘勝者鞏若都京納河山於方寸兮騁千古之機心人譏桑
楸為木野狐兮吾則曰合撰乾坤肇錫汝以嘉名

中書

王

卷二十四

朱朵山丈遺像贊

朱朵山丈遺像贊

公與先公親若昆弟不才荷公待之猶子京華一見公為色喜
飲食教誨納諸範軌公受主知為第一人公官臺諫強項批
鱗公之翰墨流傳八垠幕天席地須眉有神嶺上白雲劫餘珍
重展觀茲圖益增予痛端嚴儀表洵乎伯仲才為遇厄卑棲鸞
鳳何圖仲子解后邗溝昔年綠髮今也白頭典刑在望共勉前
修清芬萬古宇宙長留

...

...

...

...

...

...

...

...

...

